

长篇小说

梦

高光锐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cp.net.cn>

梦

高光锐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 / 高光锐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28

ISBN 978-7-5190-0171-1

①梦… Ⅱ. ①高…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0554 号

梦

作 者: 高光锐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责任编辑: 郭 锋

封面设计: 文 伟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校对: 郭 芬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4(咨询), 65067803(发行), 65389150(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总编室), 010-6503385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guof@clapnet.cn

印 刷: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171-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人民期望幸福的生活，这个愿望并不难以实现，有个家就可以办到了。小有人爱，老有所养，夫妻恩爱，天伦之乐。

可人们又发现，要想有个稳定的家就必须有国。有这个国，才不会经常被外强虐杀，不被当做奴隶出卖，不被兵匪恶霸欺侮，不被恐怖袭扰。强大的国家可以保护自己的子民，让他们有幸福的家。

而国家则是在政客的操控之下，遇到开明的大帝，就有贞观之治、康雍乾盛世，人民真正享受了幸福达到了目的，国泰民安。可遗憾的是悠悠历史竟然大多是乱世和昏君，乱世又往往亦是昏君所致，所以一个民族的幸福与否，与国家的君主休戚相关。

也许政客的观点有道理，大乱达到大治，但大乱中的百姓就悲惨万分，幸福无从谈起，生命亦无保障。

文革也许是盛世的前奏，也可能是稳定王朝的必需手段，但这种方式太过于残酷。无论怎么说它都是不如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来的情义，不比朱元璋的滥杀来的直接，不似康熙诛鳌拜来的干脆，虽然有些师从汉高祖的手笔，却是涉猎的人员更多、时间过长、对文化破坏太大、对国家残伤和人民戕害太久。

愿未来的政治家能够从中省悟，让治国更加人性，安邦愈加温和。

目 录

梦

梦	1
一、幸福童年	1
二、外婆的小山村	6
三、小小学童	11
四、山雨欲来风满楼	16
五、造反有理	20
六、文斗	24
七、风雨玉皇庙	30
八、文化劫	36
九、地主崽子	42
十、孤独的老小	47
十一、斗流氓	51
十二、哥哥的战斗团	57
十三、大串联	62
十四、纪念章	68
十五、红宝书	74
十六、忠字舞	78

十七、倒霉的反革命	83
十八、撒野	89
十九、树上的小瓶	95
二十、姐姐的军装	100
二十一、凉鞋	105
二十二、陷坑行动	108
二十三、最高指示	115
二十四、派性斗争	120
二十五、冷武斗	127
二十六、热武斗	133
二十七、“烈士”	140
二十八、革命委员会	145
二十九、无产阶级专政	151
三十、抄家	157
三十一、红色恐怖	163
三十二、请罪	170
三十三、朝中见闻	177
三十四、“狗崽子”	182
三十五、家庭流水线	189
三十六、大院鬼屋	195
三十七、快乐乡村	200
三十八、中朝友谊	206
三十九、爸爸回来了	212
四十、足球队长	218
四十一、加入红卫兵	225
四十二、数星星	232
四十三、马列小组	239
四十四、旧房新家	246
四十五、抢军帽	253
四十六、裸浴	258
四十七、枪毙强奸犯	264

四十八、陈二两	270
四十九、小空头	276
五十、哥哥很潇洒	282
五十一、田径队	288
五十二、胆识	295
五十三、样板戏	302
五十四、小流氓	308
五十五、讲用会	314
五十六、地刚子	321
五十七、入团	328
五十八、女大十八变	333
五十九、忆苦饭	340
六十、排练及演出	347
六十一、吃泥油	354
六十二、跳影院	359
六十三、支农	365
六十四、拉练	370
六十五、打防空洞	376
六十六、射击队	381
六十七、林彪完了	386
六十八、回潮	391
六十九、树倒猢猻散	396
七十、发配	402

梦

一、幸福童年

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城市，她被群山环抱，坐落在一个较大的山坳之中，素被称为山城。一条江水划城而过，山清水秀。

城市虽然不大，却有悠久的历史，已经历了从大清到共和国的几百年风雨沧桑。这儿是大清皇族的发源地，爱新觉罗的老祖宗就生活并埋葬在这里，努尔哈赤成长和发迹在这里，他就是从这古建州带领着父老乡亲打下了整座江山，建立了赫赫的大清王朝。清初这里被列为清祖陵保护禁地，受到严格的发展限制。到了清中期，随着朝廷政策的解禁才逐渐发展扩大，在离大清祖陵一百里地左右，形成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

清末，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帝国的支持下成立了满州国，这个城市就变成了它的十几个省会之一。在满州国倒台的时候，溥仪又带着他的臣子后妃跑到这个城市妄图借祖宗灵气苟延残喘，日本人也企图在此建立中国大陆上的最后堡垒，但却被彻底铲除，溥仪在这里被苏联人从飞机场上擒获。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个四十万人口的城市已有了几条让人羡慕的柏油马路，尤其是日本人留下的两条，路基结实，路面平整，路两旁酒店商号林立，灯火通明，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让城市中的恋人有了压马路的好去处，让农村的人们对路面上发生的罗曼蒂克故事心驰神往。

城市的铁路可以连接在京哈大动脉上，还设有一个铁路分局，从此发往东西南北的列车每天也有十几趟。这不但带来了远方的客人，也带来了各地的产品，使得这个城市汇集东西，承接南北，担负起祖国边境区域的经济发展的核心重任。

马路旁边还保存着几十座日俄式小楼。这些小楼虽然老旧，但也古香

古色，在门前、墙壁和顶部尽可能地进行了巴洛克式的修建；在前脸的外墙上，用上好的石料雕塑了简单的人体和花木；在大门的两旁，还有石狮子卧在那里贪婪地张着大嘴，让人一下就能够品味到这个城市曾经有过的中西合璧、承古通今，见证着曾经的开放和进步，也见证着西方文明拓展留下的铁蹄印记，验证着城市一定程度的中西方文化溶和与沉淀。

共和国成立后，城市又盖了大一些的火车站、剧院、邮局、宾馆、市政府等几十个建筑，使她增加了一些生气。但这些建筑没过几年，就显得苍老和衰落，不但在视觉艺术上没有可圈可点之处，就是建筑材料也开始变形脱落，显得破烂不堪。对比那些日本和俄罗斯风格的小楼，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观赏价值方面都显得相形见绌。

城市唯一与外界有联系的还是那条铁路，从那里人们走出去请进来，了解着全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北京的小道“新闻”最快到这儿也得一周，人民日报得三天后才能看到，信息传播严重滞后，新闻到了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新”的价值。

但人民毕竟是生活在大战乱后的和平环境之中，大家还是喜气洋洋，干劲冲天，忙忙碌碌的在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绵薄之力。大清毕竟已逝去，民国也被打倒，共和国张开双臂迎接着自己的人民。从清末混乱到共和国的稳定，经过了五十多年的战乱纷争，终于完成了改朝换代，人民又得到了宝贵的休养生息时期，向往和平和追求幸福生活的百姓，拿出了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新国家的建设之中。

新领袖深得民心，新生的共和国又增加了些民主气息，全国人民上下一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兴热情，整个国家都处于蒸蒸日上的建设热潮之中。生活虽然一时难以有太大的改观，西方对新生政权还存在着某些敌意，但人民革命的热情战胜了眼前的困难，大家憋着一口气，一定要让国家强盛，一定要尽快赶超英美，让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在正确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城市又相继投资建设了钢厂、大型煤矿、石油机械厂、葡萄酒厂等企业，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为社会创造着财富，人民的生活正在从战争的千疮百孔中逐步地得到恢复。早晨和晚上，你会看到许多人手里拎着饭盒，急匆匆地去挤通勤的火车，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上下班的工人，教师和公务员们穿着笔挺地上班赶路，小学生们则身着海军衫式校服、背上书包蹦跳着奔向学校，路上传来一阵阵打

闹嘻笑的童声。

城市周围的山较高，山上长满了树，多是大自然留下的原始树林，但也有些是人们后来种植的人工林。山上都被植物覆盖，看不到一块石头和一块露裸的土地。夏季里从山上树丛中散发出来的带有松油和野花清香的空气，让人肺沁神怡。雨后，阳光下的森林飘洒着富氧离子的空气，各种颜色的蘑菇如雨后春笋般从地下钻出，远远地传来鲜清芳香的味道。

秋季可是这个城市的黄金季节，气温和缓，天高云淡。橡树、山葡萄、山梨树、山里红树和一些不知名的植物叶子被初霜打成红色，满山遍野的红叶千姿百态地点缀着城市，簇拥着建筑物，使这个小城更加秀美诱人。

在田野里，成熟的水稻一片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弯着自己的腰。站在田埂上极目远望，恰似在五颜六色的大地铺上了一张金黄色的地毯，身处富丽堂皇的巨型宫殿之中。当人们赶往那群山之涧，立刻被成熟的野果所吸引，那一串串的山葡萄，一架架的圆枣子，一树树的山梨，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山里红，让人留连忘返。

冬季，远山近河白雪茫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城市和山川。山坡上有日本人留下的滑雪跳台和滑雪场，国家的、解放军的和当地的滑雪发烧友做着各种运动姿势，飞翔在雪花之中。偶尔有几个能够在日本人留下的跳台上一显身手的运动员，就像翱翔的雄鹰，飞舞着划过湛蓝色的天空，落地时激起一团团雪雾霜霭。

在宽阔封冻的江面上，人们利用现成的江水浇出了偌大的滑冰场，那些速滑的、花样的冰上宝贝就旋转飞舞在晶莹之中，为人们奉献着优美的舞姿。啊！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驰神往的冰雪世界呀！

从城市中间划过的江水，湍急地向南流去，这就是古老的鸭绿江水域，中朝人民的母亲河。她那扭动着前进的身躯总是在不知疲倦的奔腾，千百年来从没停下自己的脚步，从上游的长白山带来的火山石气味，伴着她前进的脚步，陶冶着岸边的各族人民情操，孕育着城市中的悠悠万物，她就象一条南去的小白龙，飞舞在世界的东方，承载着历史润育着人民。

尽管人民的建设热情高涨，但经济发展水平一时还处于低谷。整个城市还没摆脱贫穷落后的窘状，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饮食条件都相当落后

贫乏。

在城市的西南角、靠着江边有一片青砖青瓦的房子，属于城市的贫民窟。那儿，解放前是几家大地主的宅院，而且是一个院挨着一个院儿，每个院子都有正房六七间左右，东西厢房十二间左右，正南则是一个大门。房子的砖头很大，但瓦片却很小，都起了高高的屋脊，前后左右墙还留下了小小的房檐。

解放后，地主被革命了，这些房子就分给了市民，基本上是每一间房子里就挤住了一家人。二子家的房子还算可以，虽然有八口人，但分得了两间，对比其它人家来说还是幸运得多。

这是一个邵姓大地主的院子，被称为邵家大院，那个地主已经被镇压了，儿孙们都跑到台湾和国外去了，但地主婆、姨太太和小姐还羁縻在这个院子里，在正房的边上给他们留下了两间房子住。由于她们是革命的对象，是被打倒的阶级，一群妇孺也不敢乱说乱动，深入简出，那房间里面充满了神秘。

与当时其它的家庭一样，二子家里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更谈不上什么冰箱、彩电，几件旧家具都是解放前父母结婚时的什么炕柜，木衣箱，八仙桌等等。厨房中的碗筷虽然不雅，有的还打着缺口，但也对付着使用。两个炉灶连着两铺大炕，一个给整间的大屋供暖，一个给半间的小屋供暖。

在大屋里住着爸爸、妈妈、哥哥、二子和妹妹，小屋住着奶奶和姐姐们，虽然有些挤，但在当时的家庭中，这已经是较好的住房情况了。有许多人家是六七口人挤在一条大炕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分什么男女老幼。二子家的被子还算充足，差不多每人可有一床，而有的家庭则不得不是几个人共同盖一条被子了。

虽然住的是平房，却难得有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架长势旺盛的葡萄，一直爬到房顶，二子小时候最快乐的事之一就是爬到架上摘葡萄，那诱人的紫葡萄经常让孩子们馋的流口水。冬季的时候爸爸领着兄弟把葡萄埋进地里过冬，春天再挖出来搭在架子上，这些都给这个家庭带来快乐和谐的生活气氛。

葡萄架是用柞木杆子支起来的，每逢阴雨，那上面就长出大片的木耳来，八岁的二子就爬到架上一片片的摘取，妈妈把它拌成一盘好菜，爸爸

就有了下酒的佳肴。

除此之外，那院子还有许多空地，爷三个就开发起来。春天一到便种了许多玉米和蔬菜，到了秋季，爸爸就领着孩子们去掰玉米，然后放在火炉上烤着吃，那烤玉米的清香味飘荡在大杂院里，让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生活就是这样地幸福和悠闲，共和国的第一个十年有非凡的成就，国家朝着富强的路子前进，人民的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让二子惊喜的是过春节，爸爸下班回家的时候竟然扛回半个猪来，那是国家颁发给每个家庭的“爱国肉”。每个家庭大鱼大肉的生活，正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共和国兴盛和人民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

因为生长在江边，总是挡不住水的诱惑。爸爸妈妈以及学校的老师们煞费苦心地教育孩子禁止游泳、预防溺水，二子还是每天到江里去玩耍，回家来就免不了要挨一顿教训。中午游泳，下午去上学也经常被老师罚站。但事情过去之后，小孩子还是成群结队地跑到江里去戏水打闹，玩的是开心痛快忘记了一切。就这样，江水让孩子学会了游泳，哺育他们长大成人。

有一次哥哥去野泳，家里谁都不知道，当他回家时让人感觉有些不对劲，问他出了什么事儿他也羞于开口。后来姐姐从邻居那里一打听才吓出一身冷汗，他这次游泳差一点就出事了。当游到江中心时，水急浪大，心中发慌，一会儿就没了力气，连喝了几口水就要沉入江底，多亏在这关键时刻，突然冲出邻院家的一个小伙子，他的水性特好，几下快速的自由泳就来到了江心，把筋疲力尽地在水中打转的二子哥哥救了出来。

从此以后，家里对兄弟们的游泳看管就更严格了。尽管如此，二子还是想方设法地去游泳，孩子们实在是无法抵御那江水的诱惑，最后兄弟们终于能够自由地在大浪中嘻水畅游了，在高兴时竟然可以顺江游上个十里二十里地，嘴里还不停地含吐着那从天池上流淌下来的、带有火山气味的江水，甚至在口渴的时候也喝上一口。

爸爸虽然不会游泳，但也经常带孩子们去江边，他很喜欢钓鱼，在岸上等钩时，就看着二子和哥哥到江中戏水。有一次，天下着小雨，江水缓缓的流淌，爸爸扛着鱼杆鱼线，背着二子，手里还牵着哥哥，当走到江中心，突然脚下一滑差点摔倒，鱼杆鱼线还有二子都掉进了水中，爸爸奋不

顾身，放下手中的哥哥顺流追救漂走的二子。在把二子送到岸上以后，又急忙回去把哥哥也拉出来。可当爸爸再回来找鱼具时，就怎么也不可能了，他只好第二天叫来了许多学生，费了几个小时帮忙才算摸出来。

有时，运气还是很好的。在一个阴雨霏霏的上午，爷仨刚把排钩的鱼杆和鱼线下好，鱼就开始咬钩了，不知从哪儿来了那么多的鱼，三个人轮番地往下摘都来不及。鱼虽然不大，不一会儿也摘了一大盆，回到家里全家都来收拾竟然也费了好长时间。当天晚上，是又喝鱼汤又有鱼酱，全家享受了一个丰盛的鲜鱼宴。

在冬季里，爸爸经常带领孩子去高山上滑雪，去封冻的江面滑冰。爸爸年轻时是留学日本的学者，在日本掌握了滑冰和滑雪技巧，回国后还在八一滑雪队做过教练。他一直保持着运动的好习惯，从而也给孩子们从小打下了冰雪运动的基础。

每逢冬季的休息日，爷仨早饭后就去滑雪或者滑冰，八岁的二子背着一双小冰鞋，跟在父亲的身后，小跑着去滑冰。家里的女人们则在准备包饺子。中午的时候，当爸爸带领着儿子们运动一上午饥肠辘辘地回到家中的时候，妈妈和姐姐们已经准备好包饺子的一切工作。大家一起动手，赶皮的做皮，包饺子的加工，二子则负责烧水。半个小时后，热气腾腾的水饺就摆在桌子上。爸爸和孩子上桌饱餐，妈妈则在继续为大家煮下一锅。直到全部煮完，全家一起饕餮扫荡，幸福美餐。

这就是幸福的童年，是二子那难忘的童年，也是共和国的童年。

二、外婆的小山村

五十年代末，尽管从政府到百姓都很努力，但由于新政府的缺乏经验，大跃进运动再加之自然灾害的暴发，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大幅下降，即使是少的可怜的粮食，也很难及时地供应上。同时，副食和蔬菜的供应也出现严重的短缺，城市的人们生活在捉襟见肘的困境之中。

二子家的情况还算好一些，家中六个兄妹中有四个是女孩子，她们的粮食定量就可以向两个男孩平衡。一开始还好，二子感觉尚可吃饱，但时

间一长，顿顿都吃同样的、没有营养的粗茶淡饭，正在长身体的二子就只有一种感受了——每天都非常地饿。

随着供应的愈加紧张，二子家也不得不去寻找树皮吃。但二子还小，只是看到爸爸和姐姐们用麻袋装回的榆树皮和橡树籽儿，妈妈和姐姐再把这些东西磨成面儿，拌在玉米面中，做成饼子来充饥。

这东西是真难吃呀，但也没办法，肚子实在是饿的慌，有这个吃可以有饱的感觉，已经不可能去管他有没有什么营养了。二子有时饿得实在难受，就干脆拿木头来啃，似乎这样也可以解决点饥饿的问题。

邻居们都学会了相互关照，每个家庭都尽可能地把自家中的食物与邻居分享。来往比较密切的有隔壁的石头家、二肥家和前院的英子家，石头家也有六个兄妹，但是三男三女，生活更显艰难。英子家虽然只有三个孩子，但都是男孩子，吃得就紧张，何况他家是四世同堂，愈加不宽余。尽管如此，四家相处得相当融洽，当谁家有点什么好吃的，也不忘记共享，偶尔杀个瘟鸡、吃个死鱼，也给邻居送点汤喝。谁家有点什么困难，其他三家张罗着帮忙解决，当然有时还给出谋划策。院子里还住着洋子家和小旗家，房头路边住着二肥家和成子家，约一百米远还有同学小芳家、小微家和小环家，这些都是住了十几年的老邻居，见面免不了寒暄打招呼，和谐地生活共处着。

看到孩子们日益消瘦，一个个皮包骨的样子，爸爸和妈妈就想办法把几个孩子送到农村老家去。中国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农村的家庭总有办法为孩子们弄口吃的找到生路，多养活个孩子还是没有问题的。不由分说，二子和哥哥就被送去百里之外的外婆家，轮流在几个舅舅家混日子，从而让自己吃饱长大。

外婆家在一个偏僻的东北小山村里，坐落在长白山脉众多的沟壑之中，全村也就是百十来户人家。村子里以赵姓为主，杂有其他几个姓氏。外婆有三儿三女，二子的三个舅舅都是村子中的老户赵姓后裔，祖宗三代的老实巴脚农民，三个女儿却都嫁出了山村，其中二子的母就来到了城市。

外婆是住在大舅舅家，二子来到农村也主要是在大舅舅家。大舅家有三个儿子，老二叫黑子，和二子同岁，每天二子就和黑子一起混，人家去

放猪，他就跟在屁股后一起去放猪，人家去铲地，他也和人家一起去，虽然不如农村的孩子会干活，也对付着打个下手，混口饭吃。

每天必须干的活就是去山上扯猪食菜，那是长在荒山上的一些野生植物，外婆领着几个孩子，每天打回近一麻袋的野菜，为两头猪准备饲料。农民就是这样，虽然付出更多辛苦，但总是有生活的希望。

有一天，外婆从鸡窝中掏出两个鸡蛋，那是家里养活的几只母鸡今天的贡献。她把黑子和二子叫过来说：“来，你们俩一人拿着一个鸡蛋，去大队的供销社换回点盐巴来，家里已经没有盐吃了。”

60年代的农村，农民手中几乎没有什么现金，如果有需要花钱的地方，则必须用农副产品去供销社进行交换，像什么山货啦、木材啦、最常用的就是鸡蛋了。供销社理论上是先付钱给老百姓，然后人们再用钱购买需要的东西，可在实际操作中，就直接用农产品换了货物，保持着原始的易货贸易方式。

二子和黑子很高兴，这一下可以去另一个村子玩了，何况那个村子还大些，起码有个商店，总会有些人气吧。两人高高兴兴，一人握着一个鸡蛋兴高采烈地上路了。

外婆有些不放心，临出门的时候还特别嘱咐着：“小心拿着鸡蛋，不要使劲地摇晃，否则人家就不收了，给当坏鸡蛋处理啊！”

两个小男孩一边应承着，一边大咧咧地向十里地外的大队跑去。

一边走一边玩，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天空飘来一片乌云。说时迟，那时快，眼看着黄豆粒大小的雨点噗噗地落了下来。说来也奇怪，那雨点也不前也不后，就砸在二人的脚后跟一米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隔路雨了，可真让二子大开了眼界。

二人一看，相互瞅瞅，撒腿就跑。那雨就在他们的后面紧追，哗哗的雨点打得土路上的灰尘骤起，噗噗作响，恰似浓烟流动，但马上就被急下的雨水包容沉落。就这样，黄豆大的雨点冒着烟地追赶着两个孩子，他们就玩命地向前狂奔，这雨好像就是为二人所下，老天就是在捉弄这两个玩童。一直把他们赶进了商店的大门，那雨水才哗哗地追了过去。

太神奇了，两个孩子就这样跑了十多分钟，在大雨的追逐下，竟然身上还没落上一个雨点，让商店里的人们惊讶万分。

可是，当两个孩子喝哧带喘地把鸡蛋交给营业员的时候，大麻烦

来了。

“你们的鸡蛋不合格，我们不能收。”那营业员把鸡蛋在手中晃动了两下说。

“啊？为什么呢？”黑子问。这意味着将换不回盐，那就完不成外婆交给的任务。

“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的鸡蛋已经坏了，摇晃时里面都逛荡了，这样的鸡蛋我们是不能收的。”营业员说。

“我们的鸡蛋肯定没问题，应该是刚才我们躲雨跑的时候给晃大了，就是这样的结果。叔叔，你行行好吧，你是看着我们俩被雨逼着跑进来的啊。”二子求着营业员说。

“没办法，我真的不能收。上面也是按这样办法对我们进行检验的，如果我收下了，当检查出来的时候，就得我自己来承担费用，那可是自找麻烦了。”那营业员把头摇地和拨浪鼓一般地说。

没办法，两个孩子只好有气无力地拿着鸡蛋回家。

外婆把黑子一顿臭骂，还在他油黑发亮的后背上打了两巴掌。但她没打二子，外婆还是有点疼爱城里的外孙，可却对这农村的孙子不客气。

晚上，餐桌上多了一个韭菜炒鸡蛋，全家倒是改善了生活。

外婆的房子虽然很破，但却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房子后面的山坡上还有几棵果树。最吸引孩子的是两棵李子树，那上面的李子是全村闻名的所谓“干碗儿”李子，当摘下后，用手一掰，李子就从中间裂开，核儿就自己掉出来。当把李子放入口中咀嚼，那是又酸又甜，美味可口，吃了一个就让你想另一个。

全家把这两棵树当宝贝，对李子垂涎欲滴，可它也是家里现钱的主要来源之一。尤其是舅妈对这棵树盯得特别紧，一旦发现孩子去摘李子吃，就大发雷霆，经常打黑子，对二子也不客气，为吃李子二子也挨过很多骂。

当舅妈不在的时候，二子和黑子就摸到树下去偷李子吃，外婆也睁只眼闭只眼地默许。这时，二子和黑子真是再幸福不过了，全家的几个孩子聚坐在树下，一边吃着李子，一边高高兴兴地嘻笑打闹，度过孩童快乐时光。

可是玩着玩着就忘记了一切，放松了警惕，凶神恶煞般的舅妈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只见她瞪眼鼓腮，一脸的怒像，孩子们则呆若木鸡，只有等着被教训的处境了。她不但用棍子打黑子，还指桑骂槐地破口大骂，让二子和舅舅家的几个女孩子瑟瑟发抖。

“我打你个馋鬼，臭不要脸的东西，好吃懒做的家伙。看你干活不行，偷吃倒是一个顶俩！”她不停地骂着，嘴巴撅得老高，眼睛还不时地盯着二子，让二子心中打颤。

看到黑子挨打，二子心里也难受，但见到这样的舅妈，也不敢说什么。这时，外婆倒是看不下去，就过来劝解。

“好了，好了，别打了，孩子们吃点也没什么，不是也长身体了吗，也没有浪费吗！”外婆说着。

“都是你给他们惯得臭毛病，你就是向着外孙，不是外孙在，你舍得给孩子们吃？”舅妈对外婆吵着说。

“你这是什么话，手心手背都是肉，哪个不是我的孩子啊？我为什么还偏向谁呢？”外婆说着。

“滚，赶快都给我滚开！”舅妈一边与外婆吵着，一边用棍子驱赶孩子们离开后园子。

孩子们则一声呼哨，赶快逃离李子树。

外公已经五十多岁了，是一个再老实不过的农民，每天辛勤地劳作在田野之中。一早上就下地，只是在吃饭的时候和晚上才能够与孩子们相见。他不善言谈，但经常看着孩子们在眼前玩耍就在心里面乐，有时看着看着脸上露着笑容，便高高兴兴地进入梦乡。

这个小山村没通电，人们还使用着老辈人传下来的煤油灯。晚上，夜幕降临漆黑一片，煤油灯舔着火舌冒着黑烟，给低矮的房间带来一丝光亮。吃过晚饭后，大家聚在油灯下一起聊点村子中的新闻轶事，闻着那煤油燃烧过的烟味，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渐感疲惫，就吹灯熄火去睡觉休息了。

这里没有夜生活，城里来的二子和哥哥就成了村子里的明星。每当天气晴好，农民们晚饭后会在明亮的月光中坐在村头的大榆树下闲聊。这时，二子和哥哥就在浩瀚的繁星闪烁下给大家讲故事，尤其是哥哥，对三